

诗林折枝

麦子熟了

走上田垄,与踮着脚步的麦子肩并肩
接受阳光的洗礼
聆听麦浪,传递着丰收的胎音
小满刚过,饱满的麦穗像极了朴实的农民
心怀对大地的感恩
铺展开画卷,奏响了丰收的序章

人生况味

人生况味

又是一年高考季。

每当看到一张张年轻的脸,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,不久,又欢天喜地地捧着录取通知书,踏进心仪的大学校园,我就会隐隐地从心底升起一股醋意:今天的孩子们真是太幸福了!他们参加高考是那样的顺利,只要成绩合格,一切都是顺理成章,完全不像我们当年那样,想参加高考都很困难。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的。那时候不兴考大学,农民的子女上完高中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回生产队参加劳动,挣每天三四毛钱的工分。虽然也有过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政策,但条件特别苛刻,对于普通社员的孩子,特别是像我这样出身成分有点问题的孩子来说,想获得被推荐的机会,简直是白日做梦。

1977年10月,突然传来好消息:国家要在今年全面恢复高考,不论学历,不论成分,也不卡年龄,人人都能参加,任何人一律不得阻挠。注意,是“一律不得阻挠”!这天大的喜讯让我流下了幸福的泪水,我又可以上学了,并且有可能上大学,以前,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。

接下来是复习。时间非常紧迫,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了,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请假。生产队的领导知道情况后,给我准了一个月的假期。复习开始了,那真叫老虎吃天,无从下嘴呀。高中两年一大半时间都去批林批孔了,根本没有系统地学习高中课程;毕业后两年多时间里,天天要出工,又没怎么看书(家里实在也没

小小说

“老同学,最近忙啥呢?”上午下班途中,忽然接到久违的高中同学侯成功的电话。

“不忙,不忙,刚下班,好久不见了,你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?有啥事尽管说。”我赶忙寒暄道。

侯成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,毕业后虽然各自忙碌,但那分深厚的友情却一直没变。前几年的同学聚会上,我们互相留了电话、加了微信,之前偶尔在微信里聊上两句,后来各忙各的,也再无交集。

我只知道侯成功在高中时就长相英俊,头脑灵活,胆子也大,后来还娶了位女同学为妻。他一直有个创业梦,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,听说混得不错。他的座右铭就是:做自己热爱的事,成就非凡的人生。

“你这大忙人,平时怕打扰你,不是有事哪敢联系你!”电话里传来侯成功爽朗的笑声。

“找你还真有事,我最近在家天下建材市场筹备了一家装修公司,本周日开业,想邀请你大记者去捧捧场。另外知道你是个热心肠,再委托你能不能帮我邀请一桌同学来热闹热闹?上次聚会后好久没见面了,到时候咱们小酌几杯,吹吹牛,叙叙旧,你看咋样?”侯成功接着说。

“提前恭喜恭喜,这是好事啊,我邀请同学们一起去捧场!”

“谢谢老同学,到时一定去啊,静候光临,咱们不见不散!”两个人又闲聊了一会儿,不知不觉我已回到了家里。

随着年纪逐渐增大,养成了午睡习惯,匆匆吃过午饭后我准备躺下休息,心里却一直在琢磨,老同学公司开业一定得送上红包,红包应该包多少钱,没有个定数,等下午和其他同学商量之后再决定吧。因为对于生意人来

麦子熟了

建平

大地母亲,融化了四季的苦难
孕育着每一棵麦苗
走过寒冬,挣脱襁褓
在春风中释放出最早一抹青翠
装点着农民的梦想
穿上绿装,拔节分蘖
从母汁中汲取养分吐穗扬花

人生况味

人生况味

什么书可看)。所以,哪里是重点,哪里是难点,心里一概没底。同时请假复习的几个小伙伴也都是半斤对八两,谁也没什么高招,大家像无头的苍蝇到处瞎撞。这期间,新乡师院的老教师,曾经来我们公社对考生进行过辅导,但一两千挤在公社戏院的大房子里听课,尽管大家屏息凝神,依然听不清老师在说什么,台上讲得辛苦,台下听得难受,效果可想而知。去了两次我们失望而归。后来,幸亏姐姐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本复习资料——手工刻印又手工钉在一起的材料,我们如获至宝,读啊,背啊,写啊,算啊,复习总算有了路数。但可悲的是,我们盲人瞎马的复习有很多是做了无用功,不少内容都不在考试的范围。

然而,不管复习得好坏,时间是无情的。历史的车轮重重地碾过了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光!1977年12月10日至12日,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就要开始了。“站出来,接受祖国的挑选!”这是我们那代青年人共同的心声。我有幸成为这批青年中的一员,我感到幸运和自豪!如今,尽管40多年过去了,可一提起当年的那场高考,我还是难掩心头的激动。

考试的前一天下午,妈妈破天荒的在非年非节的日子为我 and 姐姐烙了白面油饼,作为我们两天考试的干粮。太阳偏西的时候,我带上干粮,兴冲冲地和几个伙伴出发了。我们要去参加人生中的第一场战役。考场设在我们家东边七八公里外的公社高中,那里是我的母校。那年头儿没有车,

小小说

小小说

小小说

说,开业是个大事儿,或者说,收到祝贺红包是讨吉利的事儿,一般人还是挺看重的。

既然答应了,就必须信守诺言。按照承诺约定,下午我便开始一个个拨打电话联系同学们。

“志新你好,咱老同学侯成功装修公司本周日开业,委托我邀请你前去捧场,看看有时间没?”志新姓杨,高中毕业后毅然选择了参军,由于在军队汽车连积累的经验 and 技能,退伍后当了大货车司机,无论寒冬酷暑,总是风里来雨里去,驾驶着庞然大物奔波在路上,大卡车成了他的第二个家,虽然收入可观但也很辛苦。“开业是好事啊,可真不好意思,我出车正往辽宁沈阳送货,周日怕赶不回去,替我道个歉啊,咱们改日再聚!”正握着方向盘的杨志新无奈地说,“人生就是这样,为了生计而拼搏,都不容易啊!”

挂了电话后,我又致电另一位叫宋晓红的女同学,电话里她犹豫了一下,表达了顾虑:“这种场合我去不合适吧,肯定要送红包呀?哎,最近小女儿的补习班费用刚交,下个月还有房贷、车贷……”“没事,你先忙吧,如果有什么困难,需要同学们帮忙的,随时告诉我哦。”听到对方一番述说,感叹生活的艰辛和不易,我连忙有趣地挂了电话。

随后我又借助着同学通讯录继续联系,在接连不断的通话过程中,他们各自吐露了肺腑之言。

“去是要去的,就是随礼这事儿,最近手头有点紧。”

“同学之间婚丧嫁娶一定要去的,这开业的事就免了吧!”

“同学请我也是看得起我,捧个场也是应该的吧?周日我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推了,你看行不?”

连旧自行车都没有一辆,大家照例坐“11路”(步行)到学校去。这条路我曾经走过两年,但今天不同往常。一路上,我们不觉得劳累,只有兴奋。大家七嘴八舌谈论着戏文里进京赶考的秀才,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。我看到,路两旁的田地里,麦苗已经绿油油一片了,那满眼的绿色,预示着来年的丰收;打谷场上,庄稼的秸秆在冬日的照射下泛起温润的曙光,全没有了往常冬季的枯寂和苍白;我仰望天空,天空是暖暖的橘黄色,而太阳,则像一面金色的战鼓,高挂在天幕上,默默地为我们敲响着前进的鼓点……我心里快活极了,脚步格外轻松,七八公里的路程,竟比平时早到了半个小时。当天夜里,我们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亲戚家里。

第二天,9点开考。我们提前几十分钟赶到学校。我突然感到母校气氛比平时严肃了许多: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贴着有关考试的标语,教室门前用白灰划出考场警戒线,教室门上都用红纸写着考场号,课桌上贴着考生座位号;院子里,带着红袖标的保卫人员在站岗、巡逻,公社卫生院的几个医生挎着药箱严阵以待……这一切是前所未有的。我们放轻脚步进入考场。如今条件好了,每人一张桌子,而我们当时是两人一张桌子——因为考生太多,课桌不够用啊。随着答题铃声响起,这场关乎一代人命运的高考终于开始了。考场里,除了人们的呼吸声和监考老师轻微的脚步声外,就只听见笔尖叩击考卷的“笃笃”声。两位监考老师,一个站在讲台上察看全场,一个在台下来回巡视。两人的神情都很庄严、很专注,毕竟这样

麦子熟了

麦子熟了

麦子熟了

人生况味

人生况味

的场面他们也不曾经历过啊。由于底子太薄,又加上头天晚上没有休息好,我的考试发挥得并不理想,回到家后,听到姐姐也有类似的抱怨。但不管怎样,在祖国需要的时候,我们勇敢地站了出来,接受了祖国的挑选,这是永远让我引以为荣的事情。

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。终于,1978年1月底喜讯传来,我和姐姐双双被预选上了!这一消息不啻一声惊雷在村中炸响,在大多数村庄高考录取呈现白板的情况下,我们家同时考上了两个人,这在全县也是为数不多的。接到录取通知书,我喜极而泣:感谢命运的眷顾,感谢党和人民给了我如此宝贵的机会!消息不胫而走,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。他们夸我们有志气、有本事,为村里争了光,为家族添了彩。我的父亲也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名人,大家夸他教子有方,有的人还大老远地跑来向他取经。

入学的时间是1978年4月10日。开学的场景有点奇特:同学们有的是兄妹,有的是叔侄,有的是夫妻并且已经有了孩子,听说还有父女同班的……这样的情形,恐怕在中国乃至世界高考史上都是少之又少的!把这些说给今天的孩子们来听,他们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,难以置信。但我却可以负责任地告诉现在的孩子们:这一切都是真的,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。这种现象今后不会再有了,也不应该再有了!你们,赶上了好时代,你们是幸福的、幸运的,祝福你们,愿你们珍惜宝贵的青春,学有所成,报效祖国。

小小说

小小说

小小说

有几位同学以各种理由委婉表达了想法,坦言如今随礼已经不再是一种友好的传递,而是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,生活压力大,苦不堪言。结果,虽然有些同学因为各种原因没答应去,但还是有10位同学积极响应,决定前去捧场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一转眼就到了周日。我们10位同学怀揣着装着贺金的红包,相约一起来到繁华的家天下建材市场,一家崭新的装修门市部正盛装开业,门面虽不算宏大,但装修得温馨而别致,透着一股子新生活的氣息。

门市部前花篮簇拥,喜气洋洋,还请了乐队和司仪,气氛很好。这家门市部的主人,正是我们的老同学侯成功,他早已在门口等候,一见我们,脸上顿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

“你们能来,我真是太高兴了!”侯成功热情地拉着我们的手,把我们迎进店里。店里布置得很有特色,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主人的用心。

此时店里已经来了不少宾客,都是侯成功的亲朋好友和邻居。大家围坐在一起,聊着天,分享着开业的喜悦。

想起兜里的红包,我四处寻觅着每一个角落,也没有发现有礼账桌,于是想着等中午用餐的时候再将红包塞给侯成功。

时值正午,开业仪式圆满结束。来到二楼包间,工作人员热情招呼我们坐下,沏上热茶,每人发一包烟,顺便给我们介绍装修具体业务。同学们刚好一桌,围坐一堂,聊着往事,谈着未来,气氛温馨而欢乐。

侯成功安顿好其他桌的客人后,来到我们这一桌坐下,招呼大家用餐。我悄然来到他跟前,私下告诉他同学们都带红包的事儿,说着我

也沧桑着岁月的年轮
虔诚的执着感动了大地的馈赠
生命的坚韧丰满了每一颗麦粒

麦子熟了
田野里回荡着“布谷——布谷”
农民们露出憨厚的笑脸
整个夏季都充满了诗意

整个夏季都充满了诗意

麦子熟了

麦子熟了

麦子熟了

人生况味

人生况味

然而爱的根系早已在血脉中深扎。哥嫂如春日里的园丁,用耐心修剪着生活的枯枝。嫂子轻抚母亲斑白的鬓角,温柔的像在梳理一段甜蜜的时光;哥哥奔波于医院与单位之间,提包里总装着父亲爱吃的糖果,早餐盒里的小米粥永远保持着适口的温度。清晨他们让第一缕粥香随朝阳溢进病房,那些升腾的热气里,裹着未曾出口的牵挂。

大姐家的屋檐下,同时承接着两份沉甸甸的责任。93岁的婆婆需要晨昏侍奉,病中的父亲更离不开半步照料。大姐夫这个总把笑意藏在皱纹里的汉子,用宽厚的手掌握住父亲嶙峋的手腕,在楼下的香樟树下慢慢踱步。他记得父亲年轻时爱哼的豫剧调子,散步时便轻声唱起,老人浑浊的眼睛里偶尔会泛起涟漪;厨房里,他变着花样做父亲爱吃的酸汤面,面条煮得烂熟,汤勺吹了又吹才敢递到唇边。而大姐则用她的坚韧编织着守护的网,父亲频繁更换的被褥刚取下,她已在洗衣盆前搓洗到指尖发红;深夜里只要听见床栏响动,她立刻从折叠床上弹起,哪怕自己因长期睡眠不足而头晕目眩。那个冬夜,父亲跌倒在便池旁,大姐使出全身力气去撑起父亲笨重的身躯,泪水砸在父亲苍白的脸上,惊醒的父亲嘴里念叨着:“我这是咋了,这是咋了?”

转机的降临在那个槐花飘香的夜晚。加班时手机震动,陌生号码里传来带着口音的呼唤:“海枝吧,……”那声音像破晓的春水,像久旱的甘霖,让我手心中的文件散落一地。视频里,父亲正握着大姐的手,虽然仍有些颤抖,却清晰地说出了每个家人的名字。我们曾在漫长的黑夜里数过无数颗星,此刻所有的星光都汇聚成他眼中的光芒。

如今再看这段时光,亲情原是最坚韧的花苞,越是风雨如晦,越要在苦难中扎根。父亲是我们的根,而我们是枝干上的繁花,每一片舒展的花瓣里,都藏着哥嫂的晨曦,大姐的星光,小妹的月光,藏着每个平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温暖。当爱的根系在岁月里深深缠绕,苦难便成了滋养的春泥,让亲情之花在时光的枝头永不凋零。

我们终究明白,世间最动人的风景,不在远方的山巅,而在家人围坐的灯火里;最强大的力量,不在惊涛骇浪的誓言中,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。愿我们永远记得为根系浇灌,让亲情之树长青,让那些在苦难中绽放的花朵,永远散发着岁月的芬芳——那是家的味道,是无论走多远,都能循香归来的方向。

小小说

小小说

小小说

便将红包塞到他的裤兜里。

当同学们纷纷效仿我掏出红包时,只见侯成功脸上露出温暖而真诚的笑容,将我的红包重新塞给我,豪爽地说:“随什么礼啊!大家能来捧场就是给我最大的面子了。这样,来的同学,每个人面前的餐垫下面,都有我事先藏好的红包,每人100元,就图个吉利热闹,大家装在身上咱们就开席,不然就是看不起我!”

大家半信半疑,掀开各自的餐垫一看,都愣住了,下面果然暗藏玄机,都有一个红包,没想到侯成功真的说话算话。大家纷纷推辞,但他却执意要我们装起来:“你们能来,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这红包,必须收下!”

感情难却,我们只好收下了红包。手里握着那沉甸甸的红包,心里五味杂陈,难以言喻。我们明白,这红包里装的不仅仅是钱,更是老同学对我们的一份深情厚谊。

走出门市部,阳光依旧明媚,心情也格外舒畅。我们议论着侯成功的豪爽和热情,感叹着同学之间的真挚情谊,探寻着他事业能够成功的奥秘。

从那以后,侯成功的门市部便成了同学们的聚会点。每次去,总是受到热情招待,仿佛我们就是他最亲的家人,大家也全力以赴地帮助他拓展装修业务。而那个开业时的红包,也成了我们心中难忘的记忆,见证着同学之间珍贵的友情。

生活就是这样,有时候,每一个感动的瞬间如温暖的阳光,照亮并温暖人心;一个简单的举动,一分真挚的情谊,就能让人铭记一生。侯成功门市部的开业,不仅开启了他新的人生篇章,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友情和缘分。

时光的长河漫过四季,亲情是河床上永不枯竭的泉眼,以细碎的浪花浸润着生命的每一寸土壤。它从不是惊涛拍岸的壮阔,而是晨光里沾露的草叶,是暮色中归家的灯火,在最寻常的日子里,绽放出穿透岁月的温柔。当亲情在苦难中抽枝发芽,所有的风雨都成了花开的养分,所有的疼痛都在花香中悄然愈合。

那个北风呼啸的冬日清晨,命运的骤雨毫无征兆地砸向我们的生活。一向能扛起整座山的父亲,因一氧化碳中毒陷入混沌。曾经总在餐桌前为我们夹菜的手,此刻只能颤抖着抓起任何触手可及的食物;那双曾装满故事与威严的眼睛,如今盛满陌生与空洞。他像个迷失在时光里的孩子,大小便失禁,在病房里蹒跚踱步,甚至会从侄辈手中抢糖果——那个曾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背影,此刻蜷缩在病床上,让我们我的世界瞬间倾斜。

整个夏季都充满了诗意

人间真情

人间真情

时光的长河漫过四季,亲情是河床上永不枯竭的泉眼,以细碎的浪花浸润着生命的每一寸土壤。它从不是惊涛拍岸的壮阔,而是晨光里沾露的草叶,是暮色中归家的灯火,在最寻常的日子里,绽放出穿透岁月的温柔。当亲情在苦难中抽枝发芽,所有的风雨都成了花开的养分,所有的疼痛都在花香中悄然愈合。

那个北风呼啸的冬日清晨,命运的骤雨毫无征兆地砸向我们的生活。一向能扛起整座山的父亲,因一氧化碳中毒陷入混沌。曾经总在餐桌前为我们夹菜的手,此刻只能颤抖着抓起任何触手可及的食物;那双曾装满故事与威严的眼睛,如今盛满陌生与空洞。他像个迷失在时光里的孩子,大小便失禁,在病房里蹒跚踱步,甚至会从侄辈手中抢糖果——那个曾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背影,此刻蜷缩在病床上,让我们我的世界瞬间倾斜。

然而爱的根系早已在血脉中深扎。哥嫂如春日里的园丁,用耐心修剪着生活的枯枝。嫂子轻抚母亲斑白的鬓角,温柔的像在梳理一段甜蜜的时光;哥哥奔波于医院与单位之间,提包里总装着父亲爱吃的糖果,早餐盒里的小米粥永远保持着适口的温度。清晨他们让第一缕粥香随朝阳溢进病房,那些升腾的热气里,裹着未曾出口的牵挂。

大姐家的屋檐下,同时承接着两份沉甸甸的责任。93岁的婆婆需要晨昏侍奉,病中的父亲更离不开半步照料。大姐夫这个总把笑意藏在皱纹里的汉子,用宽厚的手掌握住父亲嶙峋的手腕,在楼下的香樟树下慢慢踱步。他记得父亲年轻时爱哼的豫剧调子,散步时便轻声唱起,老人浑浊的眼睛里偶尔会泛起涟漪;厨房里,他变着花样做父亲爱吃的酸汤面,面条煮得烂熟,汤勺吹了又吹才敢递到唇边。而大姐则用她的坚韧编织着守护的网,父亲频繁更换的被褥刚取下,她已在洗衣盆前搓洗到指尖发红;深夜里只要听见床栏响动,她立刻从折叠床上弹起,哪怕自己因长期睡眠不足而头晕目眩。那个冬夜,父亲跌倒在便池旁,大姐使出全身力气去撑起父亲笨重的身躯,泪水砸在父亲苍白的脸上,惊醒的父亲嘴里念叨着:“我这是咋了,这是咋了?”

转机的降临在那个槐花飘香的夜晚。加班时手机震动,陌生号码里传来带着口音的呼唤:“海枝吧,……”那声音像破晓的春水,像久旱的甘霖,让我手心中的文件散落一地。视频里,父亲正握着大姐的手,虽然仍有些颤抖,却清晰地说出了每个家人的名字。我们曾在漫长的黑夜里数过无数颗星,此刻所有的星光都汇聚成他眼中的光芒。

如今再看这段时光,亲情原是最坚韧的花苞,越是风雨如晦,越要在苦难中扎根。父亲是我们的根,而我们是枝干上的繁花,每一片舒展的花瓣里,都藏着哥嫂的晨曦,大姐的星光,小妹的月光,藏着每个平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温暖。当爱的根系在岁月里深深缠绕,苦难便成了滋养的春泥,让亲情之花在时光的枝头永不凋零。

我们终究明白,世间最动人的风景,不在远方的山巅,而在家人围坐的灯火里;最强大的力量,不在惊涛骇浪的誓言中,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。愿我们永远记得为根系浇灌,让亲情之树长青,让那些在苦难中绽放的花朵,永远散发着岁月的芬芳——那是家的味道,是无论走多远,都能循香归来的方向。

转机的降临在那个槐花飘香的夜晚。加班时手机震动,陌生号码里传来带着口音的呼唤:“海枝吧,……”那声音像破晓的春水,像久旱的甘霖,让我手心中的文件散落一地。视频里,父亲正握着大姐的手,虽然仍有些颤抖,却清晰地说出了每个家人的名字。我们曾在漫长的黑夜里数过无数颗星,此刻所有的星光都汇聚成他眼中的光芒。

如今再看这段时光,亲情原是最坚韧的花苞,越是风雨如晦,越要在苦难中扎根。父亲是我们的根,而我们是枝干上的繁花,每一片舒展的花瓣里,都藏着哥嫂的晨曦,大姐的星光,小妹的月光,藏着每个平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温暖。当爱的根系在岁月里深深缠绕,苦难便成了滋养的春泥,让亲情之花在时光的枝头永不凋零。

我们终究明白,世间最动人的风景,不在远方的山巅,而在家人围坐的灯火里;最强大的力量,不在惊涛骇浪的誓言中,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。愿我们永远记得为根系浇灌,让亲情之树长青,让那些在苦难中绽放的花朵,永远散发着岁月的芬芳——那是家的味道,是无论走多远,都能循香归来的方向。

乡情乡韵

乡情乡韵

在河南这片厚实的土地上,麦场是个有说道的地儿。它不光是收麦时节里,那麦子脱粒晒干的场子,还藏着咱庄稼人一年到头的盼头和念想。

记得小时候,一到麦收,村里头就热闹得跟过年似的。麦场,那可是主战场,老少爷们儿,扛着木叉、扫帚,挎着篮子,拖着板车,浩浩荡荡就奔着场子去了。

日头刚冒红尖儿,场子上就已经开始忙活了。麦捆子一车车地拉来,码得跟小山似的。那麦穗子,沉甸甸的,金黄色的,在晨风里轻轻摇晃,就像是给咱庄稼人招手哩。大伙儿也不含糊,挽起袖子就开干。木叉一挑,麦捆子就飞到了半空,划过一道好看的弧线,稳稳当当地落在场子中央。接着,就是碾场了。那老黄牛,拉着石碾子,一圈一圈地转悠。石碾子沉甸甸的,压在麦捆子上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,就像是给麦子唱着催眠曲。麦粒儿在石碾子的碾压下,渐渐地从麦穗子中挣脱出来,嵌进了松软的土里。

晌午头,日头毒辣辣地照着,场子上热得跟蒸笼似的。可大伙儿干劲儿十足,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,也顾不得擦一擦。男人们光着膀子,挥着木叉,那肌肉在阳光下闪着古铜色的光。他们一边干活儿,一边哼着小曲儿,那曲儿里透着对丰收的喜悦,对土地的爱。女人们呢,在灶忙着烧水做饭。那大铁锅支在场子边,柴火熊熊地烧着,锅里的水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泡。不一会儿,饭菜的香味儿就飘满了场子。那味儿,有女人亲手烙的葱油饼的香,有新蒸的馒头的甜。大伙儿放下手里的活儿,围坐在一起,大口大口地吃着饭,喝着汤,那滋味儿,比啥都强。

碾完场,就该扬场了。男人们拿起木锨,一锨一锨地把掺着麦秸杆、碎土的麦粒儿铲起来,往空中一扬。那麦粒儿就像金色的雨点,在空中划出道道美丽的弧线,然后轻轻地落在干净的地面上。麦秸杆和碎土呢,就像不听听话的孩子,被风一吹,就飘到了旁边。粪蛋爷扬场的姿势可好看了,那木锨在他手里就像是个听话的玩意儿,想咋摆弄就咋摆弄。俺在一旁看

得入了迷,心里头直痒痒,也想试试。可粪蛋爷说:“小子,这活儿看着容易,做着难,得下苦功夫哩。”

傍晚时分,场子上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。麦粒儿被装进了麻袋里,码得整整齐齐的。那麻袋,胀得鼓鼓的,就像是吃饱了饭的娃娃。大伙儿坐在场子边的草垛上聊天,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俺瞅着这麦场,心里头有说不出的感慨。这场子,见证了庄稼人的辛苦和欢乐。春天里,咱在这儿撒下麦种,盼着有个好收成;夏天里,咱在这儿挥洒汗水,收割麦子;秋天里,咱在这儿晒粮食,准备过冬;冬天里,这场子虽然闲着,可咱心里头还惦记着它,惦记着来年的麦子。

这麦场,它就像是咱庄稼人的魂儿。咱在这片土地上生,在这片土地上长,这片土地养活了咱一代又一代人。咱对这片土地,有着说不出的感情。那土地里的麦子,就像是咱的孩子,咱看着它一点点长大,一点点成熟,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。

夜深了,场子上静悄悄的,只有那远处的虫鸣声,还在断断续续地响着。俺躺在草垛上,望着天上的星星,心里头想着这趟麦场,想着咱庄稼人的日子。俺觉得,这日子虽然苦点儿,累点儿,可心里头踏实。因为咱知道,只要咱肯下力气,这土地就不会亏待咱。

这麦场,它不光是个场子,还是咱庄稼人的希望,是咱庄稼人的根。咱离不开这麦场,就像鱼儿离不开水,鸟儿离不开天空一样。俺想着,等俺老了,走不动了,也要坐在这麦场边,看着年轻人在这儿忙活,心里头肯定美滋滋的。

俺闭上眼,听着那远处的虫鸣声,渐渐地进入了梦乡。在梦里,俺又看到了那金黄色的麦穗儿,看到了那忙碌的麦场,看到了咱庄稼人那一张张的笑脸……

碾完场,就该扬场了。男人们拿起木锨,一锨一锨地把掺着麦秸杆、碎土的麦粒儿铲起来,往空中一扬。那麦粒儿就像金色的雨点,在空中划出道道美丽的弧线,然后轻轻地落在干净的地面上。麦秸杆和碎土呢,就像不听听话的孩子,被风一吹,就飘到了旁边。粪蛋爷扬场的姿势可好看了,那木锨在他手里就像是个听话的玩意儿,想咋摆弄就咋摆弄。俺在一旁看

整个夏季都充满了诗意

人间真情

人间真情

时光的长河漫过四季,亲情是河床上永不枯竭的泉眼,以细碎的浪花浸润着生命的每一寸土壤。它从不是惊涛拍岸的壮阔,而是晨光里沾露的草叶,是暮色中归家的灯火,在最寻常的日子里,绽放出穿透岁月的温柔。当亲情在苦难中抽枝发芽,所有的风雨都成了花开的养分,所有的疼痛都在花香中悄然愈合。

那个北风呼啸的冬日清晨,命运的骤雨毫无征兆地砸向我们的生活。一向能扛起整座山的父亲,因一氧化碳中毒陷入混沌。曾经总在餐桌前为我们夹菜的手,此刻只能颤抖着抓起任何触手可及的食物;那双曾装满故事与威严的眼睛,如今盛满陌生与空洞。他像个迷失在时光里的孩子,大小便失禁,在病房里蹒跚踱步,甚至会从侄辈手中抢糖果——那个曾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背影,此刻蜷缩在病床上,让我们我的世界瞬间倾斜。

然而爱的根系早已在血脉中深扎。哥嫂如春日里的园丁,用耐心修剪着生活的枯枝。嫂子轻抚母亲斑白的鬓角,温柔的像在梳理一段甜蜜的时光;哥哥奔波于医院与单位之间,提包里总装着父亲爱吃的糖果,早餐盒里的小米粥永远保持着适口的温度。清晨他们让第一缕粥香随朝阳溢进病房,那些升腾的热气里,裹着未曾出口的牵挂。

大姐家的屋檐下,同时承接着两份沉甸甸的责任。93岁的婆婆需要晨昏侍奉,病中的父亲更离不开半步照料。大姐夫这个总把笑意藏在皱纹里的汉子,用宽厚的手掌握住父亲嶙峋的手腕,在楼下的香樟树下慢慢踱步。他记得父亲年轻时爱哼的豫剧调子,散步时便轻声唱起,老人浑浊的眼睛里偶尔会泛起涟漪;厨房里,他变着花样做父亲爱吃的酸汤面,面条煮得烂熟,汤勺吹了又吹才敢递到唇边。而大姐则用她的坚韧编织着守护的网,父亲频繁更换的被褥刚取下,她已在洗衣盆前搓洗到指尖发红;深夜里只要听见床栏响动,她立刻从折叠床上弹起,哪怕自己因长期睡眠不足而头晕目眩。那个冬夜,父亲跌倒在便池旁,大姐使出全身力气去撑起父亲笨重的身躯,泪水砸在父亲苍白的脸上,惊醒的父亲嘴里念叨着:“我这是咋了,这是咋了?”

转机的降临在那个槐花飘香的夜晚。加班时手机震动,陌生号码里传来带着口音的呼唤:“海枝吧,……”那声音像破晓的春水,像久旱的甘霖,让我手心中的文件散落一地。视频里,父亲正握着大姐的手,虽然仍有些颤抖,却清晰地说出了每个家人的名字。我们曾在漫长的黑夜里数过无数颗星,此刻所有的星光都汇聚成他眼中的光芒。

如今再看这段时光,亲情原是最坚韧的花苞,越是风雨如晦,越要在苦难中扎根。父亲是我们的根,而我们是枝干上的繁花,每一片舒展的花瓣里,都藏着哥嫂的晨曦,大姐的星光,小妹的月光,藏着每个平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温暖。当爱的根系在岁月里深深缠绕,苦难便成了滋养的春泥,让亲情之花在时光的枝头永不凋零。

我们终究明白,世间最动人的风景,不在远方的山巅,而在家人围坐的灯火里;最强大的力量,不在惊涛骇浪的誓言中,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。愿我们永远记得为根系浇灌,让亲情之树长青,让那些在苦难中绽放的花朵,永远散发着岁月的芬芳——那是家的味道,是无论走多远,都能循香归来的方向。

转机的降临在那个槐花飘香的夜晚。加班时手机震动,陌生号码里传来带着口音的呼唤:“海枝吧,……”那声音像破晓的春水,像久旱的甘霖,让我手心中的文件散落一地。视频里,父亲正握着大姐的手,虽然仍有些颤抖,却清晰地说出了每个家人的名字。我们曾在漫长的黑夜里数过无数颗星,此刻所有的星光都汇聚成他眼中的光芒。

如今再看这段时光,亲情原是最坚韧的花苞,越是风雨如晦,越要在苦难中扎根。父亲是我们的根,而我们是枝干上的繁花,每一片舒展的花瓣里,都藏着哥嫂的晨曦,大姐的星光,小妹的月光,藏着每个平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温暖。当爱的根系在岁月里深深缠绕,苦难便成了滋养的春泥,让亲情之花在时光的枝头永不凋零。

我们终究明白,世间最动人的风景,不在远方的山巅,而在家人围坐的灯火里;最强大的力量,不在惊涛骇浪的誓言中,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。愿我们永远记得为根系浇灌,让亲情之树长青,让那些在苦难中绽放的花朵,永远散发着岁月的芬芳——那是家的味道,是无论走多远,都能循香归来的方向。

转机的降临在那个槐花飘香的夜晚。加班时手机震动,陌生号码里传来带着口音的呼唤:“海枝吧,……”那声音像破晓的春水,像久旱的甘霖,让我手心中的文件散落一地。视频里,父亲正握着大姐的手,虽然仍有些颤抖,却清晰地说出了每个家人的名字。我们曾在漫长的黑夜里数过无数颗星,此刻所有的星光都汇聚成他眼中的光芒。

如今再看这段时光,亲情原是最坚韧的花苞,越是风雨如晦,越要在苦难中扎根。父亲是我们的根,而我们是枝干上的繁花,每一片舒展的花瓣里,都藏着哥嫂的晨曦,大姐的星光,小妹的月光,藏着每个平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温暖。当爱的根系在岁月里深深缠绕,苦难便成了滋养的春泥,让亲情之花在时光的枝头永不凋零。

我们终究明白,世间最动人的风景,不在远方的山巅,而在家人围坐的灯火里;最强大的力量,不在惊涛骇浪的誓言中,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。愿我们永远记得为根系浇灌,让亲情之树长青,让那些在苦难中绽放的花朵,永远散发着岁月的芬芳——那是家的味道,是无论走多远,都能循香归来的方向。

乡情乡韵

乡情乡韵

在河南这片厚实的土地上,麦场是个有说道的地儿。它不光是收麦时节里,那麦子脱粒晒干的场子,还藏着咱庄稼人一年到头的盼头和念想。

记得小时候,一到麦收,村里头就热闹得跟过年似的。麦场,那可是主战场,老少爷们儿,扛着木叉、扫帚,挎着篮子,拖着板车,浩浩荡荡就奔着场子去了。

日头刚冒红尖儿,场子上就已经开始忙活了。麦捆子一车车地拉来,码得跟小山似的。那麦穗子,沉甸甸的,金黄色的,在晨风里轻轻摇晃,就像是给咱庄稼人招手哩。大伙儿也不含糊,挽起袖子就开干。木叉一挑,麦捆子就飞到了半空,划过一道好看的弧线,稳稳当当地落在场子中央。接着,就是碾场了。那老黄牛,拉着石碾子,一圈一圈地转悠。石碾子沉甸甸的,压在麦捆子上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,就像是给麦子唱着催眠曲。麦粒儿在石碾子的碾压下,渐渐地从麦穗子中挣脱出来,嵌进了松软的土里。

晌午头,日头毒辣辣地照着,场子上热得跟蒸笼似的。可大伙儿干劲儿十足,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,也顾不得擦一擦。男人们光着膀子,挥着木叉,那肌肉在阳光下闪着古铜色的光。他们一边干活儿,一边哼着小曲儿,那曲儿里透着对丰收的喜悦,对土地的爱。女人们呢,在灶忙着烧水做饭。那大铁锅支在场子边,柴火熊熊地烧着,锅里的水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泡。不一会儿,饭菜的香味儿就飘满了场子。那味儿,有女人亲手烙的葱油饼的香,有新蒸的馒头的甜。大伙儿放下手里的活儿,围坐在一起,大口大口地吃着饭,喝着汤,那滋味儿,比啥都强。

碾完场,就该扬场了。男人们拿起木锨,一锨一锨地把掺着麦秸杆、碎土的麦粒儿铲起来,往空中一扬。那麦粒儿就像金色的雨点,在空中划出道道美丽的弧线,然后轻轻地落在干净的地面上。麦秸杆和碎土呢,就像不听听话的孩子,被风一吹,就飘到了旁边。粪蛋爷扬场的姿势可好看了,那木锨在他手里就像是个听话的玩意儿,想咋摆弄就咋摆弄。俺在一旁看

得入了迷,心里头直痒痒,也想试试。可粪蛋爷说:“小子,这活儿看着容易,做着难,得下苦功夫哩。”

傍晚时分,场子上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。麦粒儿被装进了麻袋里,码得整整齐齐的。那麻袋,胀得鼓鼓的,就像是吃饱了饭的娃娃。大伙儿坐在场子边的草垛上聊天,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俺瞅着这麦场,心里头有说不出的感慨。这场子,见证了庄稼人的辛苦和欢乐。春天里,咱在这儿撒下麦种,盼着有个好收成;夏天里,咱在这儿挥洒汗水,收割麦子;秋天里,咱在这儿晒粮食,准备过冬;冬天里,这场子虽然闲着,可咱心里头还惦记着它,惦记着来年的麦子。

这麦场,它就像是咱庄稼人的魂儿。咱在这片土地上生,在这片土地上长,这片土地养活了咱一代又一代人。咱对这片土地,有着说不出的感情。那土地里的麦子,就像是咱的孩子,咱看着它一点点长大,一点点成熟,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。

夜深了,场子上静悄悄的,只有那远处的虫鸣声,还在断断续续地响着。俺躺在草垛上,望着天上的星星,心里头想着这趟麦场,想着咱庄稼人的日子。俺觉得,这日子虽然苦点儿,累点儿,可心里头踏实。因为咱知道,只要咱肯下力气,这土地就不会亏待咱。

这麦场,它不光是个场子,还是咱庄稼人的希望,是咱庄稼人的根。咱离不开这麦场,就像鱼儿离不开水,鸟儿离不开天空一样。俺想着,等俺老了,走不动了,也要坐在这麦场边,看着年轻人在这儿忙活,心里头肯定美滋滋的。

俺闭上眼,听着那远处的虫鸣声,渐渐地进入了梦乡。在梦里,俺又看到了那金黄色的麦穗儿,看到了那忙碌的麦场,看到了咱庄稼人那一张张的笑脸……



整个夏季都充满了诗意